

1583223

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白鹿原

下

陈忠实 / 著



作家出版社

宣纸插图本



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白鹿原

下卷

陈忠实 / 著

李志武 / 绘

作家出版社

第二十五章

白鹿原又一次陷入毁灭性的灾难之中。

一场空前的大瘟疫在原上所有或大或小的村庄里蔓延，像洪水漫过青葱葱的河川的田亩，像乌云弥漫湛蓝如洗的天空，没有任何遮挡没有任何防卫，一切村庄里的一切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穷人和富人，都在这场无法抵御的大灾难里颤抖。

瘟疫究竟是从何时传上白鹿原的哪个村子、被害致死的头一个人究竟是谁，众说纷纭。而白鹿村被瘟神吞噬的第一个人却是鹿三的女人鹿惠氏。鹿惠氏先是呕吐，随后又拉稀；呕吐时她没在意，拉稀时还不太在意，这是夏季里常常发生的不适，抗两天缓几晌就没事了；直到她两腿酸软，撑不起身子，躺到炕上呻唤不止，鹿三用独轮木车垫上被褥推着她走进冷先生的中医堂时，她仍然没有太在意，只不过这回拉得猛了点，好汉抵不住三泡尿咯！

冷先生听了鹿惠氏和鹿三的叙说也不太在意，甚至在拔掉毛笔铜帽蘸墨开处方之前，还对鹿三说了一句笑话：「你听过这病叫啥病吗？两头放花！」鹿三觉察出冷先生轻俏的口吻心里完全轻松无虞了。冷先生在墨盒里抹顺了笔尖，就在麻纸上走龙舞蛇一气呵成了药方，交给鹿三去药房抓药。临到鹿三扶着女人出门时，冷先生又补充叮嘱说：「弄几个生柿子烧了

吃几回。」鹿三回到家就去借了沙锅，找了三块砖头支在厦屋外的台阶下，扯下一笼麦草，把一包中药倾入沙锅，又添上水，架在砖头上点燃麦草煎熬起来。干燥的药片药面吃水以后渐渐膨胀，清水也渐渐变成浑黄，变成土红，又变成紫黑色；一股苦涩的中草药味儿在小院里弥漫。小儿子兔娃偷摘下两口袋青柿子，用细竹棍儿扎了眼儿，塞到三个砖头的夹道里煨烧；青柿子被扎透的小眼儿里淌出白色的汁液，泛着气泡儿吱吱响着，青皮很快泛黄了又焦黑了。鹿惠氏躺在炕上，透过敞开的厦屋门瞅着爷儿俩蹲在麦草火堆前专心致志的情景，心里猛然泛起一个可怕的幻影，自己要是死了，那爷儿俩就要烧锅燎灶了。鹿三用一根筷子挡住沙锅里的药渣，把汤汁滗入一只土黄色的小碗，晾到温热时端给女人喝了。刚转过身就听见一声暴响，鹿惠氏伸直脖子浑身一颤，把刚刚喝下的汤汁喷吐出来。兔娃把剥去了焦皮的烧熟变软的柿子递给母亲。鹿惠氏吃下一个旋即又吐出来，只好抚一抚儿子头顶的毛盖儿放下了柿子。连着三天六晌，三服中药全都是在鹿惠氏的肚里打一个过站，就反弹一样喷泄到脚地上；满屋子从早到晚都是一股强烈的中药的苦涩气味。鹿三抱起已经轻若干柴的女人搁到独轮推车上，室外明亮的天光一下照出鹿惠氏脸上的荧荧绿色，心里顿然掠过一道不祥的黑影。冷先生指头捏着脉象，眼睛瞅着鹿惠氏的脸，就用手势示意鹿三把她的后襟撩起来。他用一根大号钢针刺入脊椎，缓缓涌出一坨塔黑紫色的黏稠的血液。他看了看，用麻纸揩掉钢针上的黏液，又执笔开了一笺药方，对鹿三说：「这三服药吃了要是还不回头，就准备后事吧！」

鹿惠氏再也吐不出泄不下什么来，肚腹里完全空秕；她用手按压自己的肚皮时，手指能清晰地触摸到脊梁骨上蒜头似的骨节。她的嘴里不断流出一种绿色的黏液，不断地朝脚地上吐着，直吐到脸颊麻木嘴唇失禁，一任绿色的黏液从嘴角浸流下来渗湿胸襟。到发病的第七天，鹿惠氏呀地叫了一声，就说她什么也看不见了。鹿三攥住她伸到空中乱扑乱抓的双手，瞅

着凹陷下去的两只无神的眼窝，心如刀绞，久久地攥着她的双手，直到冰凉的指头在他手心里温热。她无力地歪着头枕在卷成捆儿的破棉裤上安静下来，俩人就这样久久地沉默着接受了冥冥之中的鬼神施加给他们的灾难。午夜以后，鹿惠氏竟然神奇地坐了起来，黑暗中摸索着用手指拢梳散乱粘结的头发。鹿三急忙点亮油灯，心存侥幸地问：「你感觉精神好点了吗？」鹿惠氏偏过头，不回答他的询问，瞪着两只失明的眼珠儿沉静地问：「是你把黑娃媳妇戳死咧？」鹿三大吃一惊，愣呆在炕上。鹿惠氏不等他回答，又接着说：「你拿梭镖头儿戳的，是从后心戳进去的。」她的肯定无疑的语气和沉静的神态使他无法编造出一句谎话，只是追问：「你啥时候听说的？谁给你说的？」鹿惠氏的双手停止了拢梳头发，滞留在脑后的发纂儿上：「小娥刚才给我说的。她让我看她后心的血窟窿。」屋里似乎噌的一声掀起一股阴风，清油灯盏的火焰猛烈地闪摆了两下差点灭掉，终于又抽直了火苗静静地燃烧。鹿三的头发放竖起来，浑身一阵紧缩，像一盆凉水顺着脊梁浇下去。鹿惠氏颓然垂下拢挽着纂儿的双臂，身子往后一仰跌倒下去。鹿三急忙伸出僵硬的手臂抱住女人。鹿惠氏在他胸前仰着脸咕咕囔囔说：「你咋能狠心下手……杀咱娃的……媳妇……」

鹿惠氏倒头以后，在左邻右舍的女人们的帮助下洗了脸擦了身，换上了寿衣。里外分单的夹的棉的三件寿衣，是鹿三在听了冷先生的忠告后，背着女人祟了粮食扯下布料让门族里的女人缝制的。第二天天明着人给亲戚家去报丧，当天午时入殓，一个个穿白戴孝的男人女人在进入白鹿村时就扯开了哭声。棺材是极薄的称作十二圆的杨木板，是鹿三为自己准备停当的寿材。根据已往的和现实的经验，原上的男人比女人都寿短。在刚刚过去的大饥荒的那年，鹿三从山里背粮回来，咬咬牙用一斗包谷在白鹿镇换下了这副棺材的板料，现在就愈加慨叹当初的谋划了。鹿三忙于丧事的全部大小事项，诸如挖掘坟墓，淘粮食磨面，买蜡买香买纸买菜等诸种巨细事务，连跪在灵前痛哭一声的机会也没有，直到压棺人手提斧头捉着

柏木银钉要钉死棺盖的时候，他才被门族中两位身体强悍的弟弟捉着手臂押到棺材跟前，让他再瞧她一眼做永久性的告别；因为怕生者丧失理智甚至要扑进棺材与死者同归阴府，所以一般都由男人或女人押着死者的直系亲属举行此项告别仪式。鹿三刚走到敞开口子的棺材跟前，一眼瞅见鹿惠氏脸上一片荧荧绿光，脊梁上又像浇下一股凉水，还没哭出声来，咣一声就扣上了枋盖。

鹿三人缘极好，白鹿村几乎所有成年女人都都在棺材出门以前的不足两天时间里结伴来到这个只有残破的土围墙的院子，在临时搭起的席棚下的灵桌前哭泣一回；几乎所有的成年男人都参与了葬埋仪式：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扛抬棺材，其余插不上手的男人们扛着铁锹去下葬；葬埋完毕后一齐聚到院里吃白米「捞饭」。尽管没有乐人没有响器，乡亲们却一致赞扬鹿三能做到这个地步已经不错了。当天晚上，鹿三回到白嘉轩家，对主人说：「现时……我得回去，把兔娃一个人撂在屋里不行咯！」白嘉轩早有预料：「叫兔娃过来，就住在这边吃在这边，能做点啥活儿就做点啥活儿。」鹿三说：「这……俺爷儿俩都靠你养活……不好咯！」白嘉轩生气地说：「三哥，你咋说这种话？你吃的是你下苦挣的嘛！咋能是我养活你爷儿俩？」鹿三还在疑虑不决，白嘉轩动情地说：「而今你回去，屋里孤孤清清你咋受得了？再说……你走了我也受不了……」鹿三父子就在白家留下来。

鹿惠氏以土为安仅过三天，白鹿村东头一个中年男人和西头一个老年女人几乎同时暴发了呕吐和拉稀，差异仅仅是东头的男人「两头放花」，而西头的女人只是拉稀「一头放花」。这两人几乎同时被家人用独轮木车推进冷先生的中医堂，这才惊异地发现中医堂门里门外以及槐树树荫下停放着许多垫着被褥的独轮木车，他们来自白鹿原上或远或近的那些村子，全都患着一头或两头放花的奇怪的病症，冷先生的门庭呈现出熙攘的气氛。这个中年男人和老年女人经历了与鹿惠氏完全相

同的治疗和发展过程很快死掉了；同样是先瞎了眼睛，随后闭气，脸上呈现出令人畏怯的荧荧绿色。在这两个人还未入土的几天时间里，白鹿村又有一个尚未婚娶的年轻小伙开始放花，发病范围一下子从中老年人扩大到青少年，任何人都不敢再存侥幸心理，整个村庄陷入恐怖之中。鹿惠氏死亡时尚有全村男女热情诚恳地为之送葬，后来就不复再现那种隆重而又依依绵绵的传统乡情了。直到后来，根本组织不起丧葬的仪式，主家只好叫来几位亲门本族的人为死者草草穿戴装殓，草草挖下一个土坑，草草抬去埋葬了事。死掉任何人都不能引起太大的震动和太多的悲哀，如同鸡瘟猪瘟牛瘟流行时死掉一只鸡一头猪一条牛，只是加重一下恐怖的气氛。冷先生的中医堂红火熙攘了一阵又归冷落，他走龙舞蛇开下的处方连一个病人也未能挽住性命，只好叹曰：「再好再投症的药喝了吐了……汤水不进，神仙难伸……伸不住咯！」于是，香火骤然在原上各个村庄兴盛起来，所有村庄的所有庙宇都跳跃着香蜡纸裱的火焰和遍地飘动的纸灰。香火最盛的三官庙内，观音关公和药王的泥塑神像上披挂满了祈求者奉献的红绸和黄绸，和尚每天揭掉一层接着又披上一层。

白鹿村出现了头一个死得绝门倒户的家庭，使恐怖的气氛愈加浓重。这是白姓里的一个六口人家，最后死掉的是这个家庭的内当家，她和老阿公一起埋葬了丈夫，接着她和哑巴弟弟埋葬了老阿公，又埋葬了已经订亲许人的女儿，随之又埋葬了小儿子，最后由她单独张罗邀来本族的弟兄为哑巴弟弟垒墓送葬。埋葬毕哑巴弟弟那天晚上，她一个人躺在四壁皆空的屋内的火炕上疲惫憔悴默然无语，第二天天亮以后再也没有醒来……人们惊奇地发现，人原来什么病不生也是可以死掉的。人们悄悄算计的已经不是谁家死过人，而是还有谁家没有死过人。一个人也没有死过的完好家庭逐日缩减，减少到只剩下鹿子霖和白嘉轩两家的時候，人们不禁窃窃私议，是祖荫厚实的财东人旺家盛，瘟神难以人身奈何不得呢？还是瘟神也袒护有钱人家？直到白嘉轩的女人仙草也开始两头放花，这些不无忌妒的议论才渐次消失。

瘟疫一开始流行蔓延的时候，白嘉轩就陷入极度的恐惧之中。他在参加鹿三女人鹿惠氏的葬仪时，尚如往常一样保持着族长宽厚慈爱的情绪，精心地帮助鹿三料理这件不幸的丧事；而当他随后确认鹿惠氏开了这场瘟疫先头的时候，恐惧便与日俱增。白嘉轩显得少见的恐慌无主，跑去请教冷先生：「我的冷大哥，真的就没有方子治咧？」冷先生说：「凡是病，没有治不了的，都有方子可治。」白嘉轩瞪着有点惊慌的眼睛想问：那你怎么连一个放花的人都止不住呢？冷先生做出达观的神态说：「看去这不是病，是一股邪气，是一场劫数。药方子只能治病，可不能驱邪。」白嘉轩点点头说：「我这几天也想到这话……可咋办呢？等着死？」冷先生说：「方子还是有嘛！得辟邪。」说着抽出毛笔，在麻纸上写了大大的一个「桃」字，停顿一下又写了一个「艾」字。白嘉轩当晚回到家，就叫鹿三和孝武带上斧头和独轮木车，到村子北边的桃园里去砍下一捆桃树枝儿，给街门外齐刷刷扎下一排桃木桩，又在街门口的两个青石门墩根下各扎下一根，门楼上嵌着「耕读传家」匾额的地方也横绑下一根桃木棍子，两扇大门上吊着一捆艾枝儿，后门外和庭院里每一个小房门的门坎下也都扎进桃木橛子，心里顿然觉得稳妥多了。村里人发现了白嘉轩的行为举措，纷纷提着斧头走进桃园，各家的桃园很快被斧削成光秃秃的了。

正在家家扎下桃木辟邪的风潮里，鹿子霖家的长工刘谋儿驾着牛车拉回来一大堆生石灰，又挑来几担水浇在石灰堆上，块状的石灰咋咋爆裂成雪白的粉末儿，腾起一片呛人刺鼻的白烟。鹿子霖亲自执锨，把白灰粉末铺垫到院子里脚地上，连供奉祖宗神位的方桌下也铺上了半尺厚的白灰，街门里外一片耀眼的白色；刘谋儿经管的牛棚马号里里外外也都撒上了白灰。村人们迷惑不解问鹿子霖，鹿子霖说：「这瘟疫是病菌传染的，石灰杀它哩！」人们睁着眼听着这些奇怪的名词更加迷糊，有人甚至背过身就撂出杂话儿：「那咱干脆搬到石灰窑里去住！」白嘉轩又去请教冷先生：「要是子霖用的办法管

用，咱也去拉一车石灰回来。」冷先生说：「子霖前日跟我说了，是他那个二货捎信回来给他开的方子咯！子霖这二年洋了，说洋话办洋事出洋党！」白嘉轩听出冷先生的话味暗自一惊，一向在他和鹿子霖之间保持等距离关系的冷大哥第一次毫不隐讳地讥讽他亲家，而且把他的女婿鹿兆鹏的共产党鄙称为洋党！白嘉轩忍不住也凑上一句：「要是石灰能治病，冷大哥你干脆甬开药铺，开个石灰窑场好了。」俩人畅快地笑起来。嘲笑完了鹿子霖，白嘉轩心头又浮出忧虑：「村里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扎了桃木橛子，还是不停地死人哩……这邪气看去辟不住。」冷先生豁朗地说：「辟不住了就躲。惹不起辟不住还躲不过吗？」

白嘉轩佝偻着腰走过白鹿镇的街道走进白鹿村，脑海里盘旋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这些面孔仅仅月余以前，还在村巷或者田头或者集市和他打招呼嘘寒问暖，他们现在丢下父母撂下妻子儿女进入阴界，既没有做到作为人子的孝道，也没有尽到作为人父的责任而心意未尽呀！他们的幽灵游荡在村巷田野集镇，寻找那些体质虚弱的人作为替身……白嘉轩把全家人叫到母亲白赵氏的东屋，以不容置辩的强绝口气宣布说：「孝武，你跟你妈还有你屋里的到山里你舅家去，让孝义也跟着去。」他回过头对白赵氏说：「妈，你引上俩孙子（孝文的孩子）到我大姐那儿去，那个书院静宁。」白赵氏说：「我跟那个书呆子没缘儿，我不去。」白嘉轩想到大姐过门前后母亲一直很器重姐夫朱先生，后来渐渐有点烦了，也说不出烦的具体因由儿，只是一味地烦，于是就说：「那你就到城里二姐家去，或者跟孝武到山里去。反正……明天都得起身走！」孝武问：「爸，你咋办？你跟一家人进山去，我在屋看门守家。」白嘉轩冷冷地说：「你守不住，你走。」第二天就实施了整个家庭躲避瘟神的逃亡计划。唯一违背白嘉轩计划的是妻子仙草，她不说为什么，只是不走，于是就留下来。鹿三吆着牛车送白赵氏和孝文的两个娃子出了村子西口，孝武领着弟弟孝义和妻子出了村子的东口，仙草跟丈夫走回空寂的四合

院说：「我咋能撂下你走呢？我比你还贵重吗？」白嘉轩凄然心动：「那咱俩就一块抗着，看谁命大吧！」仙草轻轻摇摇头说：「要是这屋里非走一个人不可，只有我走好。」白嘉轩也摇摇头说：「论起嘛，只有我是个废物，我走了好！怕是走谁不走谁由不得自个儿，也不论谁重要谁不重要。」仙草咯瞪打了个冷颤，扬起手捂住嘉轩的嘴。俩人默默注视着，许久都不说一句话。

把一家老少分头打发出门躲走以后的第二天，仙草就染上了瘟疫。她一天里拉了三次，头回拉下的是稠浆糊一样的黄色粪便，她不大在意；晌午第二次拉下的就变成水似的稀屎了，不过颜色仍然是黄的，她仍心存一丝侥幸；第三回跑茅房的时间间隔大大缩短，而且有刻不容缓的急迫感觉，她一边往后院疾走一边解裤带儿，尚未踩稳茅坑的列石就撅起屁股，一声骤响，像孩子们用竹筒射出水箭的响声；她急忙扭过头一瞅，茅坑里的柴灰上落下一片绿色的稀屎。那一刻，她的心理嘎嘣一声响，眼前潮起了一片黑雾。那一声暴响似乎发端于胸腔，又好像来自于后背；像心脏骤然爆裂，又像是脊梁骨折断了。她悲哀地从茅坑边上站立起来，两只胳膊酸软得挽结不住裤带儿，回头又瞅一眼茅坑里落着绿头苍蝇的绿色稀屎，自言自语咕哝着：「没我了，这下没我了！」

白嘉轩傍晚回来时，正好瞅见仙草在庭院台阶上伸着脖颈呕吐的情景。他一早出门到白鹿书院找姐姐和姐夫朱先生去了，既然仙草执意不愿出远门躲避瘟疫，到距家不远的白鹿书院住一段时日也好。书院处于前后左右既不挨村也不搭店的清僻之地，尚未听说有哪位编写县志的先生有两头或一头放花的事。姐姐和姐夫诚恳地表示愿意接纳弟媳来书院躲灾避难，白嘉轩马不停蹄赶回白鹿村，准备明天一早就送仙草出门；不料，瘟神那双看不见的利爪，抢先一步抓住了仙草的头发。白嘉轩佝偻着腰蹣跚进二门时听到「哗啦」一声响，扬起头就瞅见一道呈弧形喷射出来的绿汤，泛着从西墙上斜甩过来的残阳

的红光，像一道闪着鬼气妖氛的彩虹。他的脑子里也嘎嘣响了一声，站在二门里的庭院里木然不动，背抄在佝偻着的后腰上的双手垂吊下来。

仙草倒显得很镇静。从午后拉出绿屎以后，她便断定了自己走向死亡的无可更改的结局，从最初的慌乱中很快沉静下来，及至发生第一次呕吐，看见嘉轩闪进二门时僵呆站立的佝偻的身躯，反倒愈加沉静了。她掏出蓝布帕子擦了擦嘴角的秽物，像往常一样平静温润地招呼出门归来的丈夫：「给你下面吧？」白嘉轩僵硬的身躯颤抖了一下，跌跌撞撞从庭院的砖地上奔过来，踩着绿色的秽物差点滑倒，双手抓住仙草的胳膊呜哇一声哭了。仙草自进这个屋院以来，还没见过丈夫哭泣时会是什么样子，这是头一回，她大为感动。白嘉轩只哭了一声就戛然而止，仰起脸像个孩子一样可怜地问：「啊呀天呀，你走了丢下我咋活呀……」仙草反倒温柔地笑笑说：「我说了我先走好！我走了就替下你了，这样子好。」

白嘉轩抹掉挂在脸颊皱褶里的泪水，拉仙草去镇上找冷先生看病。仙草挣脱丈夫有劲的大手说：「没见谁个吃药把命搭救下了。这是老天爷收生哩，在劫难逃。你甭张罗抓药煎药的事了，你瞅空儿给我把枋钉起来，我跟你一场，带你一具枋走。不要厚板，二寸的薄板就够我的了。」说完，她就洗了手拴起围裙，到面瓮里挖面，又到水缸里舀水，在面盆里给丈夫揉面做饭。白嘉轩吃惊地瞧着女人镇静的行为，转过身走出街门找冷先生去了。他随即拎着一擦药包回来，在庭院里支起三块砖头架上沙锅，几乎趴在地上吹火拨柴。一柱青烟冒过屋檐，在房顶上滞留不散。

仙草拒绝喝药：「喝那啥也不顶，我不喝。让我安安宁宁死了算了，甭叫人临死还喝苦汤苦汁。」白嘉轩无奈叫来鹿三劝解。鹿三在衣襟上搓擦着手掌竟发火了：「你这人明明白白的嘛，咋着忽儿就麻迷了？你喝嘛，你咋能连药也不喝！」仙草平静地瞅着鹿三诚心憨气的脸色，伸手端起碗咕嘟嘟一饮而尽；擦了擦嘴角沾着的紫色药汁，刚放下药碗就哗啦一声吐

到脚地上。鹿三立时用双手捂住脸蹲下身去，瘫坐在门坎上。白嘉轩抡起拳头砸下去，桌上的药碗哗啦一声飞散落地，鲜血从他的手上滴注到地上，和紫色的药汁汇合到一起。

仙草的沉静令白家主仆二人震惊慑服。她一天比一天更加频繁地跑茅房，一次比一次拉得少，呕吐已如吐痰一样司空见惯。在跑茅房和呕吐的间歇里，她平静地捉着剪刀，咔嚓咔嚓裁剪着自己的老衣，再穿针引线把裁剪下的布块联缝成衬衫夹袄棉袄以及裙子和套裤；这是春夏秋冬三季最简单的服装了。在这期间，她仍然一天三晌为丈夫和鹿三做饭，饭菜的花样和味道变换频繁，使嘉轩和鹿三吃着嚼着就抽泣起来。直到她连裹脚布也缝扎齐备，那是一个夕阳如血的傍晚，她挽好线头，用牙齿咬断白线的脆响里，眼睛失明了。她对着顷刻之间变得漆黑的世界叫了一声「他爸——」，猛乍栽倒在炕下。

白嘉轩正招呼木匠割制棺材，听见叫声，便急忙从前院奔进里屋，抱起跌落在脚地上的仙草，发现她失明的眼珠和瘦削的脸上蒙着一层荧荧的绿光。她摸到他的手歉疚不堪地说：「谁给你跟老三做饭呀？」白嘉轩把她搂在怀里，对着那双完全失明却依然和悦的眼睛，敞开嗓子说：「天杀我到这一步，受不了也得咬着牙承受。现在你说话，你要吃啥你想喝啥，你还有啥事要我办，除了摘星星我办不到，任啥事你都说出来……我也好尽一份心！」他说完以后，感觉到她的身子微微蠕扭了一下，瞪大的眼睛随即闭上，沉默许久乞求地说：「你把马驹跟灵灵叫回来让我看一眼……」嘉轩接着问：「还不叫咱娘回来？孝武呢？」仙草摇摇头：「他们刚躲走，不叫了。孝文和灵灵，而今不知长成啥模样了？」白嘉轩说：「好！我让鹿三明日上县进城，先叫孝文再接着去叫灵灵。」

白嘉轩当晚到马号跟鹿三说了仙草的心事，鹿三当即答应鸡啼时就起身上学。白嘉轩从腰里摸出两块硬洋塞到鹿三手里说：「先上学，再进城，路数就那样走。你到县上甭见孝文，到城里也甭寻灵灵。」他料定鹿三会惊诧，随即挑明说：

「这两个忤逆的东西，我说过不准再踏我的门坎儿，我再请他们回来？」鹿三张着嘴憋红了脸：「可娃他妈快咽气了呀？」白嘉轩冷着脸说：「即就是我死我咽气，也不许他俩回来！」接着缓和了口气轻松地说：「你先到县上转一圈，再到城里去，明晚上你到三意社看一场戏，想吃啥你就畅畅快快啜一顿，赶天黑回来就说两个海兽都没寻见。」

鹿三第二天傍晚回来，把两枚硬洋又交给白嘉轩，然后走近仙草的炕边，大声憋气地咒骂起来：「俩海兽一个也不在！孝文到汉口接军火去了，说是还得半个月才能回来。灵灵连踪影也问不到，她二姑说，灵灵有半年多不闪面了，猜摸不清到哪达去咧！十有八九不在西安……你呀，你而今甭想这两海兽咧！你给够了他俩的，他俩欠着你的，你还惦念那俩海兽做啥？我就是这个主意，到死我都不提黑娃一句……」仙草听着合住了眼睛，眼角滚出一滴清亮的泪水：「我知道，我见不着那俩娃咧！」

「想见的亲人一个也见不着，不想见的人可自个闯上门来咧。」仙草噌地一下豁开被子坐了起来，口齿清晰地嘟哝着。白嘉轩闻声也坐了起来，双手搂扶着仙草，心里十分惊异，近两日她躺在炕上连身也翻不过了，怎么会一骨碌坐起来呢？他腾不出手去点灯，故意做出轻淡的口气问：「哪个讨厌鬼闯上门来咧？」仙草直着嗓子说：「小娥嘛！黑娃那个烂脏媳妇嘛！一进咱院子就把衫子脱了让我看她的伤。前胸一个血窟窿，就在左奶根子那儿；转过身心还有一个血窟窿。我正织布哩，吓得我把梭子扔到地上了……」白嘉轩安慰她说：「你身子虚了做噩梦哩！」随即摸到火鞦儿点着火纸，吹出火焰点着了油灯。灯亮以后，仙草「噢」了一声就软软地跌倒在炕上。白嘉轩对着油灯蹲在炕头抽烟，直到天色发亮，黎明时分，仙草咽了气。白嘉轩没有给任何远近的亲戚报丧，连躲到城里和山里的亲娘亲以及仙草娘家的人都不告知。他找来几个门中侄儿和侄孙，打了一个墓坑就把她埋葬了。他在隆起的墓堆前奠了三遭酒，拄着拐杖说：「我要是能抗过瘟疫，

我给你重修墓立石碑唱大戏！眼下我只能先顾活人哇……」

屋里是从未有过的静宁，白嘉轩却感觉不到孤寂。他走进院子以前，似乎耳朵里还响着上房明间里仙草搬动织布机的呱嗒声；他走进院子，看见织布机上白色和蓝色相间的经线上夹着梭子，坐板下叠擦着尚未剪下来的格子布，仿佛感觉仙草是取纬线或是到后院茅房去了；他走进里屋，缠绕线筒子的小轮车停放在脚地上，后门的木门插死着；他现在才感到一种可怕的寂寞和孤清。他拄着拐杖奔进厨房，往锅里添水，往灶下塞柴，想喝茶得自己动手拉风箱了。

他把沏好的茶壶摆到石桌上，又摆下两只茶盅，然后走出街门，走进马号院子，看见鹿三正在用长柄扫帚清除杂物。

「三哥！来来来，快跟我过来！」他的声音很大很响，像是呼喊百步半里以外的人，其实鹿三就在几步远的地方背身躬腰扫地。鹿三以为有什么紧事，就扔下扫帚跟着白嘉轩走出马号，又走进街门，连着声问：「啥事啥事？有啥事你咋不说话？」白嘉轩走路时落脚很重，屋里的墙壁连续发出回声。及至走进庭院，白嘉轩横过身一摆手说：「啥事啥事？而今还有啥大不了的事？请你喝茶，就这事！品一盅哇，你坐下，看看我烧下的茶水味道正不正？」鹿三看见摆在树下石桌上的茶壶和茶盅，惊疑的神情顿然松弛下来，明白了嘉轩大声说话大声咳嗽和加重脚步走路的用意，是与命运抗争的义无反顾的气概。他不由地受到感染，接过嘉轩递过来的茶盅，抿了一口就豪爽地大呼小叹起来：「好茶好茶！味道真个正经得很咯！没看出你还有这一手熬茶的绝活儿……」俩人坐在石桌两边，互相递让，畅声说话，全是东拉西扯的嘘叹。白嘉轩问：「老三，今黑咧吃啥饭？你想吃啥我给你做啥。哈！你再尝尝兄弟我做的饭！」鹿三也呵呵笑着朗声说：「随便。你做啥我吃啥。」白嘉轩大幅度地摇摇头：「啊呀三哥！你好大的架子啊！『随便』倒是啥饭的名字？听起来你像是很随和好服侍，其实叫做媳妇的顶难办咧，到底做啥饭才合阿公阿婆的口味呢？」鹿三并不真的在意：「我是说随便做啥饭我都

不弹嫌。我一辈子没挑过食咯！」白嘉轩接着说：「你挑食也不顶用。我最拿手的饭是夹老鸱头！」鹿三哈哈大笑：「天底下的男人都会夹老鸱头，我也会。其实老鸱头又好吃又耐饥，做起来又省事，和些面糊用筷子夹成圪塔撂到锅里就完了。咱俩轮换做，天天吃老鸱头。」

夜里，白嘉轩常常先关后门，再锁上街门，端着水烟壶走进马号，坐在鹿三的炕边上，一锅接着一锅抽水烟，看着鹿三一遍又一遍给牛马拌草撒料说：「三哥，撂出一折乱弹哇！」鹿三也不推诿，靠着槽帮就吼起来。先一折慷慨激昂的《辕门斩子》，接着又撂出一段《别窑》。嘉轩听得热了，从炕边上溜下来，端着水烟壶站在地上也唱起来，更是悲壮飞扬的《逃国》。直唱到给牲口喂过三槽草，白嘉轩才端着水烟壶走出马号回屋去睡觉。

这天晌午，白嘉轩又夹好一锅煮熟的老鸱头，跑进马号，一边揩着汗水一边喊：「三哥吃饭。」鹿三没有应声，端直坐在炕边上一动不动。白嘉轩又喊了一声：「三哥吃饭呀，你聋咧？」鹿三突然歪侧一下脑袋，斜吊着眼瞅过来，发出一种女人的尖声俏气的嗓音：「光叫你的三哥哩！咋不叫我哩？」白嘉轩一愣：「你就是三哥嘛！还要我叫谁呢？」鹿三晃晃头：「我不是你的三哥。」白嘉轩走近两步，细细瞅视着鹿三，他的尖细的声调，轻佻的眼神和歪头侧脸的忸怩动作，显然都不是鹿三的习惯做派。白嘉轩不由地打个冷颤，加重威严的声调逼问：「你不是三哥你是谁？」鹿三扭扭腰晃晃头说：「你连我都认不得吗？你仔细认一认就认得了。」白嘉轩头顶「噌」的一声头发倒竖起来，浑身像浇下一桶凉水抽紧了筋骨，鹿三现在的忸怩姿态和轻佻的声调，使他突然想起了小娥。白嘉轩猛然扬起手，抽击到鹿三的脸上，狠声骂说：「婊子！我怕你个婊子不成？」鹿三突然使出素常浑重的嗓门：「嘉轩，你打我做啥？我弄下啥瞎事了你打我？」说着跳下炕来扑到嘉轩对面，气得脸红脖子粗地吼叫。白嘉轩站在那儿不知是鹿三刚才迷了还是自己发迷了？于是再三道歉赔不

是，拽着怒气不息的鹿三去吃饭。

主仆二人走进院子，鹿三径自坐在石桌旁的矮凳上，等待嘉轩给自己把饭端来。自从仙草过世以后，鹿三总是和嘉轩一起搭手做饭，怎么也不忍心脊背上像扣着一口锅的主人给自己端饭倒茶。现在他挺着腰坐在石桌旁，像一位文质彬彬的上等宾客，拘谨而又客气地接受主人的侍奉。白嘉轩佝偻着腰，一手拄着拐杖，一手端着饭碗从厨房走出来送到鹿三手上，口里叮嘱着：「吃吧吃吧快吃。」转过身又去给自己端来一碗，坐到鹿三对面，放下拐杖吃起来。鹿三吃完一碗饭，咣一声把碗重重地墩到石桌上，又把筷子扣到碗上，霍地一下跳起来，在白嘉轩对面哈哈大笑，直笑得前俯后仰，又一蹦蹦到厅房的台阶上喊起来：「哈呀呀，值了值了，我值得了！族长老先生给我侍候饭食哩！族长跟我平起平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哩！值了值了我值得了！我是个啥人嘛族长？我是个婊子是个烂婆娘！族长你给婊子烂婆娘端饭送食儿，你不嫌委屈了你的高贵身份吗……」白嘉轩瞪着眼瞅着鹿三豁脚扬手的大动作，把剩下的半碗饭摔到地上，碗片和饭汤四处迸溅，随手从石桌旁捞起拐杖，追打鹿三。鹿三三闪两躲，跳着蹦着窜出院子奔到村巷里去了。白嘉轩气喘吁吁追到门外，叫几个小伙子把鹿三强扭到马号里，把一只簸箕扣到头上，用桃树条子抽击，发出膨膨膨的响声。鹿三突然掀翻簸箕跳起来大叫一声：「你们这些人折腾我做啥？」睁着疑惑不解的目光瞧着围在马号里的男女。白嘉轩从声音和神色上判断出来，真正的鹿三又活转来了。

白嘉轩回到厅房西屋躺下午歇，鹿三的怪异行为还是没有打破他的生活习惯，顶多迷糊了一袋烟工夫，跳下炕来拉了一条家织布手巾到水缸里浇了水，擦搓了脸眼，感到一身轻松，然后捞起拐杖出了门，佝偻着腰往村子南边去了。走过白鹿原漫长的牛车路，傍晚时分进入南山，赶到只有三五户人家的牛蹄窝村。白嘉轩在背沟里看见了一幢用木头垒墙的小屋，一

个长着男人模样的女人坐在木屋前的丝瓜架下抽旱烟，一尺长的丝瓜从木头棚架上垂吊下来，女人寡精寡瘦，黑黢黢的脸，个子却很高，扁平的胸脯，伸直细长的手臂，往那根长烟袋里煨烟末儿。那烟管是一根紫红溜光枸杞木，留着圪圪塔塔的节日疤。白嘉轩停步打拱。那女人不等他开口，冷冷地问：「哪个村？」白嘉轩回答以后，女人又问：「咋样闹呢？」白嘉轩把鹿三鬼魂附体的疯张情景学说一遍，那女人挥了挥长杆烟管说：「你快往回走。」白嘉轩转过身由原路往回走，他知道捉鬼的法官此刻正在木屋里养精蓄锐，须得鸡不叫狗不咬的静夜时分才上路，坐鬼抬轿忽儿一声就去了。

鹿三从后晌直闹到天黑夜静。他的过分灵活的眼神和忸忸怩怩的举止行为，谁一看见都会惊异不已，与往昔里那个鹿三稳诚持重的印象截然不同。他从马号蹿到晒土场上，又从晒土场上蹦回马号，向围聚在马号里和晒土场上的男女老少发表演说：「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没偷扯旁人一把麦秸柴火，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操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月。村子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准俺进祠堂，俺也就不敢去了，咋么着还不容让俺呢？大呀，俺进你屋你不认，俺出你屋没拿一把米也没分一根蒿子棒棒儿，你咋么着还要拿梭镖刀子捅俺一刀？大呀，你好狠心……」白鹿村和邻近村庄赶来看热闹的人，至此才知道了小娥的死因，大为感叹。人们把簸箕扣到鹿三头上，用桃木条子抽打一番，鹿三顿时恢复到素有的稳诚持重的样子，翻着有点呆滞的眼珠，莫名其妙地问：「你们围在这儿弄啥？这儿有啥热闹好看？你们闲得没事干了？我还忙哪！」说着就推起小车去装土垫圈。当他刚刚装满一车土，扔下锨又疯张起来了。众人又扣上簸箕用桃条子抽打，几次三番直折腾到夜静，好多人看腻了都回家去了。

白嘉轩刚跨进马号，鹿三一声尖叫从脚地跳到炕上：「族长，你跑哪达去咧？你尻子松了躲跑了！你把我整得好苦你想好